

王安石全集



第四冊

廣益書局刊行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再版

王安石全集

校閱者 胡協寅

出版者 廣益書局

發行者 廣益書局

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河南路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 各省廣益書局

洋裝四冊定價五元

王安石全集 卷四

書(二)

上田正言書二

正言執事。某五月還家。八月抵官。每欲介西北之郵。布一書道區區之懷。輒以事廢。揚東南之吭也。舟輿至自汴者。日十百數。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。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。無所跛倚。甚盛甚盛。顧猶有疑執事者。雖某亦然。某之學也。執事誨之。進也。執事獎之。執事知某不爲淺矣。有疑焉不以聞。何以償執事之知哉。初執事坐殿廡下。對方正策。指斥天下利害。奮不諱忌。且曰。願陛下行之。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。方此時。窺執事意。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。獵取名位而已哉。蓋曰行其志云爾。今聯諫官朝夕耳目。天子行事。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。欲行其志。宜莫若此時。國之疵。民之病。亦多矣。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。向之所謂疵者。今或湮然若不可治矣。向之所謂病者。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。曾未聞執事建一言竊主上也。何向者指斥之切。而今之疏也。豈向之利於言。而今之言不利邪。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。獵取名位而已邪。人之疑執事者。以此爲執事解者。或造辟而言。詭辭而出。疏賤之人。奚遽知其微哉。是不然矣。傳所謂造辟而言者。適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。其言之效。則天下斯見之矣。今國之疵。民之病。有滋而無損焉。烏所謂言之效邪。復有爲執事解者。曰。蓋造辟而言之矣。此不用何。是又不然。今之事君。三諫不從。則去之。禮也。執事對策時。常用是著于篇。今言之而不從。亦當不趨三矣。雖倦倦之義。未能也。孟子不云乎。有言責者。不與其言。則去。盍亦辭其言責邪。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。必矣。雖堅強之辯。不能爲執也。適如某之愚。則願執事不矜寵利。不憚誅責。一爲天下昌言。以竊主上起民之病。治國之疵。塞塞一心。如對

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。惟執事念之。如其不然。願賜教答。不宜。

其二

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。必有大功以宜之。否則君子搗之。執事委路顛然。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。舉方正爲第一。將朝車通舉刺史事。又陳善策。得經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。所當設張。若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。真宗文持之。今上接祖宗之成。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。近世無有也。所當設張。若功爾本朝太祖梗虜。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。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。難以一二計。爲執事議者曰。朝若吾以宜。且自贊以植順效。臨天下屬己之意。矧上倦倦然命之乎。此固策大功之會也。抑聞之。饒饒者易缺。儼儼者易汗。執事才名與寵。可謂易汗易缺者。必若策大功。適足宜之而已。可無茂邪。恭惟旦暮輔佐天子。秉國事。修所當設張之具。復處人於安。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。使天下舉首戴目者。盈其願而退。則後世之書。可勝傳哉。董仲舒有是才名。顧不幾此。寵。公孫季有此寵。不成此功。有此寵而成此功者。宜在執事。不宜在它。草鄙之人。不達大誼。辱獎訓之厚。敢不盡愚。

謝張學士書

某頓首。某不肖。學不得盡意於文章。仕不得行其所學。苟居竊食。動輒愧心。而世之同好惡者。已云少矣。遇足下於此。最爲相盡。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。過蒙推獎。非所望也。朋友道喪。爲日久矣。以某之不肖。行於前而晦於後。自已爲多矣。況足下之明耶。每望教督。而終未蒙。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。不勝幸甚。更數日遂東去。千萬白愛。不勝思懷也。

答李秀才書

昨日蒙示書。今日又得三篇詩。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。輔之以良師友。而爲之不止。何所不至。自濯至此。蓋五百里。而又有山川之阨。足下樂從所聞。而不以爲遠。亦有志矣。然書之所願。特出於名。名者。古人欲之。而非所以先足。

下之才力，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，則名之歸孰能爭乎？孔子曰：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古之成名，在無事於文辭，而足下之於文辭，方力學之而未止也，則某之不肖，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？

■答孫長倩書

孫君足下。比過江寧，家兄道足下雖穉年有奇意，欲務古人事於今世，發爲詞章，尤感切今世事，筆鋒有可畏愛者。語未究，足下來門，見示以文，見責以教誨，觀足下所爲文，探足下志信然。獨責教誨，爲失其所爲爾。古之道，廢已久矣。大賢閒起廢路之中，率常位庫澤狹，萬不救一二。天下日更薄惡，宦學者不謀道，主祿利而已。嘗記一人焉，甚貴，且有名，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，後乃大痛棄不學。學治今時文章，夫古文何傷，直與世少合耳，尚不肯學，而謂學者迷。若行古之道於今世，則往往困矣。其又肯行邪？甚貴且有名者云爾。況其下碌碌者邪？反於是，其亦幾何矣。足下何覺之早邪？其亦誅道而不主利祿者邪？語曰：塗之人皆可以爲禹，蓋人人有善性，而未必善自充也。若足下者，充之不已，不惑以變，其又可量邪？走將企警嗟慕之不遑，於教誨乎何敢。

■上杜學士書

竊聞受命改使河北，伏惟慶慰。國家東西南北，地各萬里，統而維之，止十八道，道數千里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，其在部中吏無崇卑，皆得按舉，雖將相大臣，氣勢烜赫，上所尊寵，文書指麾，勢不得恣一有罪過。亂詰按治，遂行不請，政令有大施舍，常咨而定，後生民有大利害，得以罷而行之。金錢粟帛，倉庾庫府，舟車漕引，凡上之人，皆須我主出信乎？是任之重也。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，左河右山，強國之與鄰列，而爲藩者，皆將相大臣所屯，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，以惠則恣，以威則搖，幸時無事，廟堂之上，猶北顧而不敢忽。有事，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。今執事按臨，無幾何事，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，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，猶未畢也。而卒然舉河北以爲事，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，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？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，獨執事爲能。

耳。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。而材信於朝廷。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。故雖某蒙恩德最厚。一日失所依據。而釋於心。不敢恨。唯公義之存。而忘所私焉。

與孫莘老書

某昨日相見。殊忽忽。所示及信獄事。深思如此難處。足下試思其方。因書示及。今世人相識。未見者切瑣琢磨如古之朋友者。蓋能受善言者少。幸而其人。有善人之意。而與遊者。猶以爲陽不信也。此風甚可患。如某之不肖。雖不爲有道計。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。而未嘗有善言見賜。豈以爲不足語乎。足下尙如此。復何望於今世人也。是爲事某亦雖多復辨論。非敢自強。蔽以所職。直以爲不如是。則亦有所未悟。彼此之理。不盡在他人。恐以不能敬受其說。而欲是者。因而已。在足下聰明。想宜知鄙心。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。古之人。未有不須友以成者。蓋無朋友。則不聞其過。最患之大者。況某之不肖。所學者。非世之所可用。而所任者。非身之所能爲。忍心拂性。苟取衣食。而冒人之寄。其大過宜。日有方理。稽求。可以自脫。冀足下時見諭也。鹽稗子擾擾事。幸疏示其詳。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。要約束今後耳。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。勢亦不得有所避。避太過。則其事將不直。而職事亦何由理也。如鹽稗子事。悉望疏示。自足下職事。然某不敢漏露也。至鹽嶺鄉詩。奉寄一覽也。秋冷自愛。

上徐兵部書

向蒙執事畀之嚴符。開以歸路。暮春三月。登舟而南。浮江絕湖。綿二千里。風波勁悍。雨潦湍猛。窮兩月。乃至家。展先人之墓。事祖母於堂。十年榮鬱。一旦釋去。戴執事之賜。此時惟重。還職不時。以懼以慚。然去父母之道。古人所爲遲遲也。不識執事謫之貴之。宜將何如。區區之懷。無以自處矣。恭惟執事寬通精明。暴著有年。宜留本朝。輔助風教。利權之柄。國家誠重。虞神之論。猶爲嗟咨。寵靈降集。可拱以俟。伏惟爲國自壽。迓迎休福。某此月治行。承序於左右。在旦暮矣。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。

上宋相公書

某慙慙淺薄。動多觸罪。初叨一命。則在幕府。當此之時。尤爲無知。自去吏屬之籍。以至今日。雖嘗獲侍燕語。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。閣下撫接顧待。久而加親。及以罪逆。扶喪歸葬。閣下發使弔問。特在諸公之先。而所以顧恤之尤厚。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。哀念一日之雅。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。顧在私心。宜何以報。嘗閣下以三公歸第。四方奔走賀慶之時。而某尙以衰麻之故。不能有一言自獻。以贊左右之喜。歲時不居。奄及喪除。可以有獻矣。然所能進於左右。乃不過如此。蓋心之委曲。有不勝言。冀蒙有以恕之而已。伏惟閣下以直道相先帝。雖已不在政事之地。然絕德至行。九州四海。所共矜式。朝廷大議。在所謀謨。惟伏爲時自重。幸甚。

上富相公書

某以閣下在相位時。獨蒙拔擢。在常人之情。固以歸德於左右。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下。進天下士。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。閣下非故爲賜也。則某宜不知所得矣。及以不孝得罪天地。扶喪南歸。閣下以上宰之重。親屈手筆。拊循慰勉。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。又加賜物。以助其喪祭。然後慨然有感概於私心。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。不能以須臾忘也。近聞以旌義出撫近鎮。而尙以衰麻故不得參問。勳止。卷卷之情。何可以勝。日月不處。旣除喪矣。而繼以疾病。又念之曲折造次。不足以自達。故曠日引久。而闕然不卽敘感。實冀寬大仁明。有以容而察之而已。伏惟閣下以盛德偉譽。豐功茂烈。爲天下所嚮往。而又忠言謏議。終始如一。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。伏惟體道爲國自重。以答與人之心。幸甚。

上張樞密書

某慙陋偏迫。不知所向。在京師時。自以備數有司。而閣下方斷國論。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。修姪之禮。及以罪逆扶喪歸葬。閣下方以醫藥自輔。哀疚迷罔。關於赴告。凡此皆宜得疎絕之罪者也。然閣下拊循

待既久而加親。追賜手筆。哀憐備厚。當是時。某方晏然在喪服之中。無以冀於全存。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。今既除喪。可以敘戚矣。然所能致於左右者。不過如此。簞拳拳之心。書不能言。實冀寬大仁明。有以容而亮之而已。伏惟閣下以正直相天下。翊堯舜。功不世有。辭觀去寄。而退託一州。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。非特門牆小人而已。伏惟爲國自重。幸甚。

上郎侍郎書

某啓。伏念先人爲詔州。明公使按其部。存全挽進。誼固已厚。先人不幸。諸孤困蹙。而又遭明公於此時。閱煦煦。視猶子姪。兩世受惠。缺然不報。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。身賤地遠。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。得邑海上。道當出越。庶幾進望庭下。解積年企仰之意。失於間聽。到越而後。知安車遷在杭也。不敏之罪。無所辭。伏惟尊明救之不遑。棄絕以終夙昔之賜幸也。不敢必然觀也。既到職下。拘於法。不得奔走以嗣下從者。伏惟以道自壽。下情不任惓惓之至。

其二

某啓。昔者幸以先人之故。得望步趨。伏冀撫存教道。如親子姪。而去離門牆。凡五六年。一介之使。一書之間。不徹於隸人之聽。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。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。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。去年得邑海上。遠當出越。而問聽之繆。謂執事在焉。比至越。而後知車馬在杭。行自念父黨之尊。而德施之隆。去五六年。而一書之不進。又望門不造。雖其心之勤企。而欲報者猶在。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。且悔且恐。不知所云。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。願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。不圖執事遽然貶手教。重之蜀。賤堯墨之賜。文辭反復。意指勤過。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薄。度量之廓大如此。小人無狀。不善應度。自妄悔恐。而不知所以裁之也。一官自縻。勢不得去。欲趨而前。其路無由。唯其愚報。心向不忘。

上運使孫司諫書

某鳳閣下令吏民出錢贖人捕鹽。竊以爲過矣。海旁之鹽。雖日殺人而禁之。勢不止也。今重誘之。使相捕告。則州縣之獄必蕃。而民之陷刑者將衆。無賴姦人。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物。搖動積戶。使不得成其業。積戶失業。則必有合而爲盜。賊殺以相仇者。此不可不以爲慮也。鄆於州爲大邑。某爲縣於此兩年。見所謂大戶者。其田多不過百畝。少者至不滿百畝。百畝之直。爲錢百千。其尤良田。乃直二百千而已。大抵數口之家。養生送死。皆自田出。州縣百須。又出於其家。方今田桑之家。尤不可時得者。錢也。今責購而不可得。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。夫使良民鬻田以資無賴告訐之人。非所以爲政也。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。而不時出錢者。州縣不得不鞭撻以督之。鞭撻吏民。使之出錢。以應捕鹽之購。又非所以爲政也。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。必曰古之君子。重告訐之利。以敗俗。廣誅求之害。急絞固之法。以失百姓之心。因國家不得已之禁。而又重之。古之君子。蓋未有然者也。犯者不休。告者不止。鞭撻之額。不復於舊。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。購將安出哉。出於吏之家而已。吏固多貧而無有也。出於大戶之家而已。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。安有仁人在上。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。在上之仁人。有所爲。則世輒指以爲師。故不可不慎也。使世之在上者。指閣下之爲此。而師之。獨不害閣下之職乎。上好是物。下必有甚者。閣下之爲方爾。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。求增購賞。以勵告者。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。不可不慎也。天下之吏。不由先王之道。而主於利。其所謂利者。又非所以爲利也。非一日之積也。公家日以窘。而民日以窮。而怨常懸天下之勢。積而不已。以至於此。雖力排之。已若無奈何。又從而爲之辭。其與抱薪救火何異。竊獨爲閣下惜此也。在閣下之勢。必欲變今之法。令如古之爲。固未能也。非不能也。勢不可也。循今之法。而無所變。有何不可。則必欲重之乎。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。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。將大有爲於世。而復之乎。二帝三代之隆。顯欲爲而不得者也。如此等事。豈待講說而明。今退而當財利責。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。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。以紓一切之急也。雖然。閣下亦過矣。非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。閣下於古書。無所不觀。觀之於書。以古已然之事驗之。其易知較然。不待某辭說也。枉

直尋而利。古人尙不肯爲。安有此而可爲者乎。今之時士之在下者。浸漬成俗。苟以順從爲得。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。言有忤己者。輒怒而不聽之。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。而上不得聞其過。恣所欲爲。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。惟閣下。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。伏惟留思而幸聽之。文書雖已施行。追而改之。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。干犯云云。

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

某今日遂出城以西。度到潤州。必得復望鳳。故不敢造辭以戀起居。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。其爲吏廉平。州人無辭不肖。皆推信其行。喜近文史。而尤明吏事。有論利害事一編。今封獻左右。伏惟暇日略賜觀省。其言有可採者。不以某之言爲妄。則僮可以收備從吏役。使有仕進之望乎。蓋薄惡之俗。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。況身處汙賤之勢。而清議所不及者乎。勸獎之道。亦當先錄小善。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。今世胥吏士大夫之論議。常恥及之。惟通古今而明者。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爲善爾。

上張太博書二

某愚不識事務之變。而獨古人是信。聞古有堯舜也者。其道大中至正。常行之道也。得其書。閉門而讀之。不知憂樂之存乎己也。穿貫上下。浸淫其中。小之爲無間。大之爲無崖岸。要將一窮之而已矣。中不幸而失先人。母老弟弱。衣穿食單。有寒餓之疾。始慨然欲出仕。往卽焉而乃幸得。於今三年矣。唯是憂患疾疹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。學日以落。而廢職之咎。幾不能以免。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誡哉。其亦偷祿焉而已矣。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。而又使獻其所爲文。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。而虛教命之辱哉。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。獻左右。夫文者言乎志者也。既將獻。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。冒犯威重。惟赦之。

其二

某慙昧淺薄不知所以爲文。得君子過顧。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。聞命之辱。輒具以獻。追自悔恐。且得罪戾。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。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。而不以矜愚。有使者之重。而不以驕微賤。報之書授之。欲其至於道。加賜所作。使得覘而法之。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。賢與衆人之所以異。不在此其將安在。伏惟執事之用心。持久而力行。則瓌偉闕靡自重之士。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。豈獨某哉。其將從某者始也。既拜賜。敢不獻其將然。

■上人書

嘗謂文者。禮教治政云爾。其書諸策而傳之人。大體歸然而已。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。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。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。自孔子之死乎。韓子作。望聖人於百千年中。卓然也。獨子厚名與韓並。子厚非韓比也。然其文卒配韓以傳。亦豪傑可畏者也。韓子嘗語人以文矣。曰云云。子厚亦曰云云。疑二子者。徒語人以其辭耳。作文之本意。不如是其已也。孟子曰。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則居之安。居之安則資之深。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。孟子之云爾。非直施於文而已。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。且所謂文者。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。所謂辭者。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。誠使巧且華。不必適用。誠使適用。亦不必巧且華。要之以適用爲本。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。不適用。非所以爲器也。不爲之容。其亦若是乎否也。然容亦未可已也。勿先之。其可也。某學文久。數挾此說以自治。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。其試於事者。則有待矣。其爲是非邪。未能自定也。執事正人也。不阿其所好者。書雜文十篇獻左右。願賜之教。使之是非有定焉。

■上凌屯田書代人作

命贈疾。醫之良者也。其足之所經。耳目之所接。有人於此。狼疾焉而不治。則必欲然以爲已病也。雖人也不以病。附焉。則少矣。隱而虞命附之心。其族端舊故。有狼疾焉。則何如也。末如之何其已。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。今有此。此弱而孤。壯而屯。醫困寒。先大父棄館舍於前。而先人從之。兩世之樞。鑒而不能葬也。嘗觀傳記。至春秋過時。

不葬。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。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。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。今也乃獨以竊故犯春秋之義。拂子思之說。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。猶人之狼疾也。奚有間哉。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。憫艱而悼厄。窮人之俞附也。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。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。是敢不謀於衆。不介於人。跋千里之途。犯不測之川。而造執事之門。自以爲得所歸也。執事其忽之歟。

與祖擇之書

治教政令。聖人之所謂文也。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。聖人之於道也。蓋心得之。作而爲治教政令也。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。而一之於極。其書之策也。則道其然而已矣。彼陋者不然。一適焉。一否焉。非流焉則泥。非過焉則不至。甚者置其本求之末。當後者反先之。無一焉不諱於極。彼其於道也。非心得之也。其書之策也。獨能不諱耶。故書之策而善。引而被之天下之民。反不善焉。無矣。二帝三王。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。孔子孟子。書之策而善者也。皆聖人也。易地則皆然。某生十二年而事。事十四年矣。聖人之所謂文者。私有意焉。書之策。則未也。間或怍然動於事而出於詞。以警戒其躬。若施於友朋。徧迫陋庠。非敢謂之文也。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。使獻焉。雖自知明。敢自蓋邪。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。因敍所聞與所志獻左右。惟賜覽觀焉。

與孫子高書

子高足下。辱賜教。獎勞甚渥。反復誦觀。慚生於心。某天介疎樸。與時多舛。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。故應書京師。名錯百千人中。不願過爲人知。亦誠無以取知於人。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。仲實二君子。不我愚而許之。朋往往有溢美之言。寔疑於人。抑二君子實過。豈某願哉。兄乃板其辭以爲說。是重二君子之過。而深某之慚也。其敢承乎。兄粹淳靜深。文彩焰然。而摧縮鋒角。不自夸奮。具大樹立之器。人所趨慕。宜擇豪異而朋之。顧眷眷於某。豈今所謂同年交者。固皆當然哉。某願從兄游。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。承日與介弟講肆圖史。商較世俗。甚愜甚盛。孔子曰。垂之

空言。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。私有望於兄焉。此月奉計牘當度江南。十一日盡室行。江山清華。有可歎愛。無良朋以共之。亦足慨然。春暄職外。奉親自壽。

■與孫倅書三

某頓首。辱書。具感恩意之厚。先人銘。固嘗用子固文。但事有缺略。向時忘與議定。又有一事至須別作。然不可以書傳。某於子固。亦可以忘形迹矣。而正之云然。則某不敢易矣。雖然。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。使先人之名德不泯。幸矣。子固亦近得書。甚安樂。云不復來此。遂入京。恐欲知故及此。朱氏事固如足下說。而朱祕校乃已入京。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。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。以質於賢者耳。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。以事有當然者。且吾兩人與子固。豈當相求於形迹間耶。然能不失形迹。亦大善。唯禡宜速見示也。某憂痛愁苦。千狀萬端。書所不能具。以此思足下欲飛去。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。唯正之子固耳。思企思企。千萬自愛。

■其二

某辱手筆感愧。近亦聞正之喪配。未敢即問。人生多難。乃至此乎。當歸之命耳。人情處此。豈能無愁。但當以理遣之。無自苦爲也。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。二年之間。愁憂相仍。居常忽忽不自聊。勉從俗往還。其心唯欲閉門坐臥耳。欲往奉見久矣。況以書見趣乎。親老常多病。生事怵迫。如坐燒屋之下。不可以一日輟。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。欲足下一至廣德。某當走見矣。爲十日之會。亦足以晤言矣。或潤州亦可也。諸俟面論。此不復云矣。正之或來潤。或廣德。不可復以它爲解矣。某甚重去親側。若正之難來此。亦無所保著。但至潤及廣德。尤爲易耳。

■其三

某到京師已數月。求一官以出。既未得所欲。而一舟爲火所燬。爲生之具略盡。所不燬者人而已。家人又頗病。人少不適意。豈獨我乎。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。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。故及此耳。知與公蘊居甚適。何時

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。且須以書見及。某自度不能。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。似不知何處耳。子高當已入京。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。諸不一。千萬自愛。

諸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

人之生久矣。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。其倫也。孰持其倫。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。其具也。其具孰持之。爲之君臣。所以持之也。君不得師。則不知所以爲君。臣不得師。則不知所以爲臣。爲之師。所以并持之也。君不知所以爲君。臣不知所以爲臣。人之類。其不相賊殺。以至於盡者。非幸歟。信乎其爲師之重也。古之君子。尊其身。恥在舜下。雖然。有鄙夫問焉。而不敢忽。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。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。曰。天之有斯道。固將公之。而我先得之。得之而不推餘於人。使同我所有。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。某得縣於此。踰年矣。方因孔子廟爲學。以教養縣子弟。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。以爲之師。某與有聞焉。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。幸甚。

其二

惠書。何推襲之隆而辭讓之過也。仁人君子有以教人。義不辭讓。固已爲先生道之。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。以自辭。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。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。豈先生謂哉。彼宗元惡知道。韓退之毋爲師。其孰能爲師。天下士將惡乎師哉。夫謗與譽。非君子所卹也。適於義而已矣。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。是薄世終無君子。唯先生圖之。示詩質而無邪。亦足見仁人之所存。甚善甚善。

答孫元規大資書

某不學無術。少孤以賤材。行無可道。而名聲不聞於當世。巨公貴人之門。無可進之路。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。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。而獨未嘗得望履於門。比者得邑海上。而聞左右之別業。實在敵境。猶不敢因。是以求聞名於從者。卒然蒙賜教督。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婉且恐也。伏惟閣下危言讜論。流風善政。簡在天子之心。

而諷於士大夫之口。名聲之盛。位勢之尊。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。今咳唾之餘。先加於新進之小生。疑左右者之誤。而非閣下之本意也。以是不敢即時報謝。以忤視聽。以累左右。而自得不敢之誅。願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。今茲使來。又拜教之辱。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。夫禮之有施報。自敵以下不可廢。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。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。其爲罪也大矣。雖聰明寬闊。其有以容而察於此。而獨區區之心。不知所以裁焉。

■答孫少述書

少述足下。某天稟疎介。與時不相值。生平所得數人而已。兄素固知之。置此數人。復欲強數。指不可誦。唯接兄之日淺。而相愛深。別後焦然如失。所憑兄賜問者八九。奉答卒不過一再而已。以爲吾義之相與。情誼何如爾。問之密疏。不足計也。不然。今之游交竿牘之使。午行於涂。豈某於兄。顧不能哉。此月十二日抵真州。明日當舟行。無事當爲朱先生敘字。且廣所貺詩以寄元珍。六月代去。民先受鄆辟。爲之奈何。近日人事可嗟。可怪者衆。何時見兄。論之春暄自重。

■答王該祕校書二

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。而唯孔子之舉。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。而已宦爲吏。非志也。竊自比古之爲貧者。不知可不可耶。今之吏不可以語古。拘於法。限於勢。又不得久。以不見信於民。民源源然日入貧惡。借令孔子在。與之百里。尙恐不得行其志於民。故凡某之施設。亦苟然而已。未嘗不自愧也。足下乃從而譽之。豈其聽之不詳耶。且古所謂蹈之者。徒若是而止耶。殆不若是而止也。易子之事。未之聞也。幸教之。亦未敢忽也。

■其二

某頓首。自足下之歸。未得以書候勸止。而以慰左右者之憂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。幸甚。如見譽。則過其實甚矣。告不足下也。其尤顯白不可欺者。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。屬民治以苟自免。以得聞者以十數。安在乎

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。且某之不敏。不幸而無以養。故自廢於此。蓋古之人有然者。謂之爲貧之仕。爲乘田。曰牛羊蕃而已矣。爲委吏。曰會計當而已矣。牛羊之不蕃。會計之不當。斯足以得罪。牛羊蕃而已矣。會計當而已矣。亦不足道也。唯其所聞。數以見告。幸甚。

■答張幾書

張君足下。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蹈道而信身者。顧有不得已焉者。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。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。其誦道有甚焉。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。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。得已而已焉者。未見其人也。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。足下恥爲進士。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。而貧無以自存。此尤所以爲難者。凡今於此不可毋進。謁也。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。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。賜之書。詞盛指過。不敢受而有也。惟是不敏之罪。不知所以辭。敢布左右。惟幸察之而已。

■答楊忱書

承賜書屈欲交之。不知其爲懼與媿也。已又喜焉。聞君子者。仁義塞其中。澤於面。浹於背。謀於四體。而出於言。唯志仁義者。察而識之耳。然尙有其貌濟其言。匿其言濟其實。匿者。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。某嘗窮觀古之君子。所以自爲者。顧而自付其中。則欲然。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。俯數刻爾。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。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。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。或者焯然察其有以邪。夫顧而自付其中。則欲然。其爲貌言也。乃有以召君子之愛。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。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。則其交之也。固宜相切以義。以就其人之材。而後已爾。則某也甚有賴。其爲言也可以已邪。

■答陳杞書

某啓。伏蒙不遺不肖。而身辱先之。示之文章。使得窺究其所蘊。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。序而存之。以觀其行。足下

之賜過矣。不敢當也。某僑陋淺薄。學未成而仕。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。擴而後復者。非一事也。自度尙不足與庸人爲師。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。安能一有所補邪。雖然。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。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。則義不得默而已。莊生之書。其通性命之分。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。此其近聖人也。自非明智。不能及此。明智矣。讀聖人之說。亦足以及此。不足以及此。而陷溺於周之說。則其爲亂大矣。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。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。雖周亦然。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。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。老莊之書具在。其說未嘗及神仙。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。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。疑非老莊之實。故嘗爲足下道此。老莊雖不及神仙。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。蓋有志於道者。聖人之說。博大而閎深。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。是二書雖欲讀。抑有所不暇。某之所聞如此。其離合於道。惟足下自擇之。

■答余京書

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。智不足應今時之變。竊食窮縣。而無勢於天下。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。今足下貶損手筆。告之所存。文辭博美。義又宏廓。守而充之。以卒不遷。其至可量邪。顧告之非其所。推褒之語。不以實稱。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。孔子曰。不患人之不己知。患己不知人也。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婉而已。不敢當也。

■答王景山書

某愚不量力。而唯古人之學。求友於天下久矣。聞世之文章者。輒求而不置。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。其意豈止於文章耶。讀其文章。庶幾得其志之所存。其文是也。則又欲求其實。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。故聞足下之名。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。不圖不遺。而惠賜之。又語以見存之意。幸甚幸甚。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。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。不可以某比。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。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。江南士大夫良度足下不偏識。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。特以二君概之。亦不可也。況如某者。豈足道哉。恐傷足